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七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七十八

起元默掩茂盡昭陽大淵獻凡二年

熹宗哲皇帝

天啟二年春正月丁未命延綏總兵官杜文煥四川總兵官楊愈懋討永甯賊文煥張我續所薦也 丁巳

大清兵克西平堡初王化貞屢出師輒引還降人李永芳不應西部兵亦不至爲熊廷弼所劾而化貞奏辨輒大言願得兵六萬一舉盪平尙書張鶴鳴請許其便宜行事時首輔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

太僕少卿何喬遠御史江秉謙周宗建等與廷弼合餘
皆右化貞廷弼不能節制復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
欲殺之人適遭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
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臣外借撫道以
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
部佐鬥恃有閹臣今無望矣上令廷臣議兩人去留而
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上不從責再議議未
上而

大清兵已由東昌堡西渡遼河防兵盡潰遁而走

大清兵前隊精銳追擊二十里外至西平全軍繼至圍

攻之招副總兵羅一貫降不從乃布梯楯攻城四面兵

皆潰一貫遂遇殺都司陳尙仁王崇信亦死之

攷異據明史一

貫傳一貫不肯降明日騎益衆環城力攻一貫流矢中目不能戰火礮矢石盡乃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自刎原修三編亦云一貫自刎重修三編據太祖實錄改克西平斬一貫云云按一貫雖非自刎而論降不從則其從容就義非死于亂軍中之比也輯覽亦但云一貫死三編斬一貫云云乃實錄書法也今以遇殺書之時化貞聞警遣游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遣總兵劉渠會師前進與

大清兵戰而敗得功有異志大呼兵敗與參將鮑承先等先奔

大清兵乘勝追擊五十里至平陽橋渠秉忠及副將劉

徵參將黑雲鶴等皆死之副總兵麻承宗赴援遇

大清兵于沙嶺亦死之承宗故都督貴子也是時全軍覆沒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爲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爲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竄參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棄廣甯踉蹌西走遼海道左參政顧頤力屈死之于是得功偕守備黃進千總卽紹貞陸國志等降于

大清遠近四十餘城守禦官皆率屬降先是廷弼離右屯次閭陽驛聞敗參議邢慎言請馳救爲僉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及化貞棄城走廷弼遇之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慙議守甯遠及前屯廷弼曰噫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毀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胡嘉棟等先後入關獨邦佐至杏山驛自經死

大清兵入廣甯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進克義州而還

吳攸

三編所載死事諸臣一貫本守西平者劉渠守鎮武祁秉忠守閭陽皆以援西平戰沒與劉徵黑雲鶴等皆見日中惟西平之陷都司陳尙仁王崇信從一貫而死又沙嶺之敗副總兵麻承宗死之及王化貞弃廣甯遼左

參政顧頤力屈自經死並見明史
各傳中殉節錄皆入之今據書

壬戌振山東流徙

遼民 癸亥西平敗問至尙書張鶴鳴內慙且懼罪自

請視師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尙方劍鶴鳴憚行逗

留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令捕間謀

及厚陷蒙古綽哈宰桑諸部而已 乙丑京師戒嚴

是月河套寇入延綏掠黃花等峪 援兵之集成都也

賊勢方熾相持百餘日有俘民脫歸者言賊造旱船決

勝負一日賊數千自林中大噪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

餘長五百尺樓數重簞箒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

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

轂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城中人皆哭朱
變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乃用巨木爲機
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賊
大敗去會裨將劉養鯤言有諸生范祖文鄒尉陷賊中
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効用變元卽遣之
譚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變元方卧戍樓呼與飲乾象
衷甲佩刀變元不之疑就榻呼同卧酣寢達旦乾象感
激誓以死報許之縋而出後賊營舉動悉知踰數日乾
象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縱火焚營賊兵
亂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衆來歸是月之末成

都圍解時變元已受巡撫之命帥師追崇明乘勢復州

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攷異三編言成都圍解以變元為四

川巡撫證之明史變元傳言朝廷開重慶變即擢變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為總兵官張我續總督

川貴雲南湖廣軍務據此則變元擢巡撫當在成都未解之先我續總督軍務在去年十二月愈懋授總兵

與杜文煥並命于是年之正月故本紀變元之擢巡撫書之去年十月是也今參紀傳書之二月

癸酉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

臣族子也初安疆臣死弟堯臣襲疆臣事見萬歷二十七年堯臣之襲據土

司傳在三十六年堯臣死子位幼命其妻奢社輝攝臣死在四十一年

事社輝者奢崇明之女弟崇明子寅獷悍與社輝爭地

相仇恨而邦彥者位之叔父也素懷異志陰與崇明合

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爲崇明
聲援自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固守
擊斬數百人死之畢節遂陷時諸部頭目安邦俊安若
山陳其愚陳萬典等蠶起爲助乃分兵西破安順霑益
東下甕安偏橋而邦彥自統水西兵渡陸廣河直趨貴
陽攻城當是時永甯未平水西又起貴陽城中藩臬守
令咸入覲巡撫李棟方受代而新撫王三善未至棟聞
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提學僉事劉錫元悉力拒守學
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以守賊攻之不克時烏撒土
舍安效良首附賊遂破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死之同官

李應期朱運泰蔣邦俊同時遇害鎮將張永芳將兵二

萬赴援隔龍里不得進外援遂絕

攷異三編輯覽記死事之人惟管良相馬

一龍白自強而楊明廷死于畢節見明史李檣傳今拂增竝分書之

詔恤河西殉難諸

臣羅一貫等

戊寅免天下帶徵錢糧二年及北畿加

派以孫承宗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初

廷臣以承宗知兵推爲兵部添設侍郎主東事上不欲

承宗離講筵不許既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會廣

甯失東事益急遂有是命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

以閣臣理部事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

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

武畧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
守于朝此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畧者
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兒沾沾
陵其上邊事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
徐爲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邊民減京軍增永平大
將修薊鎮亭障開東京屯田數策上嘉納焉承宗又請
下熊廷弼于理與化貞並讞用正朝士黨護又請逮給
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請
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以警在位之
飢餒者諸人以次獲譴朝右亦聳然側目矣 己卯逮

王化貞削熊廷弼職回籍聽勘 丙戌太白晝見 是月以倉場戶部尙書王紀爲刑部尙書時黃克纘改戎政尙書召紀代之 王之臬之削籍也廷臣多爲之訟冤召復故官至是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瞋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挺犯宮安

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益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讞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赭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卽挺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挺

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增減會審公單大逆不道疏

入上不問而先主瘋癲者恨次骨 三月丁酉朔大學
士劉一燝罷時陵工成魏忠賢欲以爲功一燝援故事
內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蔭止擬加恩諸
言官論客氏被謫者一燝皆疏救又請出客氏于外及
言官交章論沈灌灌疑一燝主之與忠賢比而齟一燝
一燝持大體不徇言路魏客用事一燝勢孤旣而霍維
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燝屬周嘉謨爲之上疏力攻
一燝一燝疏辨求罷忠賢從中搆之上始慰留旣允其
去首輔葉向高言客氏旣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乃不
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

不聽 己亥舉內操時魏忠賢勸上選武閣練火器又
日引上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
侯震陽御史江秉謙等劾沈灌交通奄人弄兵大內中
旨切責震陽竝發客魏搆殺故監王安狀忠賢怒傳旨
卽日出震陽于外其後內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鉦礮
之聲喧震內外 甲辰以兵部侍郎王在晉爲尙書兼
右副都御史經畧遼薊天津登萊軍務 甲寅賜文震
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震孟故待詔文徵明之曾孫
也 丁巳敕湖廣雲南廣西官軍援貴州 夏四月己
卯禮部尙書孫慎行追論紅丸事劾方從哲庇李可灼

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閔郎
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
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
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
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
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豈
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歟臣以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却
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百口不能爲天下
萬世解也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
麼小豎何遂大膽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

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矣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促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机隍爲大臣者宜爾乎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置也并請卽誅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皆爭韙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上乃報曰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上慰諭之給事中嘉善魏大中以九卿議久稽趣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罪

從哲獨刑部尙書黃克纘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希內廷意也慎行復疏折之且言克纘之謬會王紀代克纘掌部事復偕侍郎楊東明署議言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崔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蔭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而光祿少卿高攀龍亦乞亟正文昇典刑竝劾晚鄭養性于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尙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

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見聞輔臣視先帝疾急迫倉皇弑
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脉者以藥嘗
試先帝龍馭卽上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
均有罪焉乃從哲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
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
哲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誅而崔文昇
當皇考哀感時爰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
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置
不問致熙明史孫慎行傳書論紅丸事于元年四月還
朝時證之三朝要典蓋二年四月己卯也要典慎
倒是非而所書章奏不能移改月日故三編亦入之二
年四月明史韓爌傳同再攷本傳下文紀慎行奏月星

竝見事證之天文志亦係二年五月以此推之則
上文元字蓋二字之誤也今據三編及要典月日
申京師旱壬辰大雨雹時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
子大著屋瓦磧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御史周
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淮一
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獄不當因此
羅織朝士一專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
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于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蠅
營讒構之釁必生于長舌忠賢見疏銜之次骨是月
以姚思仁爲工部尙書以王佐致仕代之也五月戊
戌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原官居正卒後廷臣稍稍追述

之而都御史鄒元標亦稱居正功不可沒乃有是命

己亥詔恤方孝孺遺嗣尋命予祭葬及謚

文正見明儒

學案在崇禎末蓋是時下禮部議謹未行也今但据明史書之

丙午山東白蓮妖賊

徐鴻儒反初薊州人王森嘗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入間異香多歸附遂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爲有司所攝斃于獄其子好賢與武邑于宏志鉅野徐鴻儒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躪擾山東幾二十年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竝起兵會謀洩鴻儒先反自號中興

福烈帝稱大成與勝元年用紅巾爲識遂陷郾城曹濮
震動 癸亥復重慶時樊龍收餘衆數萬據重慶險塞
朱燮元督秦良玉等奪二郎關總兵官杜文煥破佛圖
關諸將逼重慶而軍城中乏食燮元遂以計禽龍殺之
張彤亦爲亂兵所殺生禽龍子友邦及其黨張國用石
永高等三十餘人遂復重慶尋又復瀘州是役也重慶
被害者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
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兵黃守魁
主守忠參將萬金王高爵而高選則其父汝元母劉側
室徐及一子一女皆聞燮自盡僕昌死覓主屍亦被害

其入城殺賊遇伏死者原任鞏昌同知董盡倫賊薄成

都時陷陣死者指揮冉世法雷安世瞿英

瞿明史忠義傳作翟赴

援成都死者成都後衛指揮韓應泰小河所鎮撫郁聯

若其他在外地方官之殉難者灌縣知縣左重追賊成

都力戰馬蹶罵賊死南溪知縣王碩輔城陷自盡賊支

解之桐梓知縣洪維翰城陷奪印不屈與典史黃啟鳴

死之郫縣訓導趙愷率眾擊賊被刺死大足主簿張志

譽典史宋應臯集兵奮戰力屈死而興文知縣張振德

既死教諭劉希文代署縣事甫半載賊復薄城與其妻

白氏罵賊死長甯主簿徐大禮與振德善聞興文之變

以騎往迎振德振德却之未幾賊陷長甯大禮曰吾不

可負張公一家四人仰藥死

攷異三編敘成都道臣孫好古以下卽前所謂道府

總兵遇害二十餘人者是也今自瞿英以下復据明史忠義傳補出援成都及地方官之死事諸人惟其先後

不詳故月日不具云

是月山東巡撫奏日中月星並見禮部尙

書孫慎行以爲大異不省

攷異日中月星並見三編据明史孫慎行傳增而傳中誤

系之元年五月證之天文志則二年五月壬寅與三編合今從三編及天文志

六月戊辰徐

鴻儒結四川妖賊陷鄒縣滕縣鄒縣五經博士孟承光

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允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

自經死以印畀小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賊掠顯照

索印顯照潛授其父而與守務並罵賊死焉擢毛文

龍爲平遼總兵官初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二人隙遂開化貞旣去用事者猶主之遂有是命後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尙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卽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西八十里卽抵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招致之事見元年三月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畧往往敗衄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罕得其用 授貴州總兵張彥芳爲平蠻總兵

官令從巡撫王三善討水西賊 己巳敕前總兵官楊

肇基游擊陳九德率兵討山東賊時山東郡縣無守備

亦不置重兵巡撫趙彥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京師班

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乃薦起肇基統山東軍討

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

國棟所敗遂入運河

攷異史稿系鴻儒犯滋陽兗州皆在五月三編所記則在犯鄒滕二

縣之後今据三編月分

甲申詔卹建言爭國本諸臣馮應京等

九人復官贈蔭顧憲成等六十六人復職贈官 秋七

月甲辰奢崇明再陷遵義初遵義之陷巡撫李樞已遣

兵復之永甯人李忠臣嘗爲松潘副使家居陷賊以書

約總兵官楊愈懋復永甯己爲內應事覺合門遇害賊卽用其家僮給愈懋襲殺之竝殺推官郭象儀等遂攻大壩游擊龔萬祿力戰手刃數十人與子崇學竝死遂陷遵義推官馮鳳雛挺身禦賊被創死遵義司獄蘇樸威遠經歷袁一修陞城死 賊之據永甯也貴陽同知王昌允分理永甯衛事刺血草三揭繳印上官是年五月再拜自縊賊恨之焚其尸二孫一孫女及僕婢十三人同日遇害其里居士大夫死節者自李忠臣外瀘州人高光與子在崑募壯士殺賊百餘賊怒追至大壩光罵賊不屈家衆十二人同死永甯舉人胡縝被賊錮獄

弟緯傾家救免復糾義徒自當一面數斬馘賊賊黨甚

畏之既而爲火藥焚死富順舉人聶繩昌毀家募義勇

力戰死瀘州監生吳長齡恢復瀘州中伏父子俱戰死

興文人前任龍陽縣丞胡一夔被執不屈死凡兩陷初

陷在去年圖成都之前是年七月則因李忠臣謀復永南約愈懋爲內應遂致敗今據明史本紀參朱燮元傳

書之戊申山東賊擾及韓莊夏鎮掠漕艘四十餘河道

侍郎陳道亨守濟甯拒諸要害援兵至連破之運道始

通賊奔滕縣與鄒縣賊合攻曲阜領馬步萬餘至城下

知縣孔某率民兵禦之賊不能克引去復刦官營都司

湯國盛大敗游擊張榜等皆死之攷異紀事本末言賊攻曲阜知縣孔聞禮

禦却之三編史稿亦據焉按孔聞禮見明史儒林傳乃
行聖公孔聞韶之弟子思祀事者以正德二年襲聞
字派下有貞尙蔭三派天啟所襲乃蔭字派當爲聞禮
之曾孫今曲阜知縣雖係同族不應冒其先代衍聖公
之名疑諸書作孔聞禮者誤也今書某

癸丑沈淮罷先是刑部尙書王

紀劾主事徐大化日走魏忠賢門構陷善類語侵及淮
銜之甚嗾客魏泣懇上前奉旨切責然無意黜紀也初
佟卜年以熊廷弼薦爲監軍僉事及廷弼罷去張鶴鳴
行邊得間諜言嘗爲卜年往通李永芳鶴鳴上其事欲
以爲廷弼罪遂下卜年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
郎常熟顧大章辨其誣改輕比于是淮劾紀庇廷弼緩
卜年獄爲二大罪上責紀陳狀遂斥爲民輔臣葉向高

言紀淮交攻俱失大臣體今獨斥紀如公論何淮不自
安遂求去淮結交奄寺首開內操朝議惡之罷歸後踰
年卒 乙卯奉神宗神主祔太廟 庚申援黔兵潰于
新添時總兵徐時逢參將范仲仁赴援遇賊于甕城河
仲仁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白自强馬一
龍等殲焉攷異事見明史王三善傳三編但云諸將馬
一龍白自强敗沒據傳在三善將至之時與
本紀潰于新添
月日合今從之 癸亥武邑妖賊于宏志作亂殺人祭

旗聲言欲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官兵往捕之宏志立
馬仗弓飛舞而來官兵斬之于馬下餘賊披靡潰遁
是月禮部尙書孫慎行罷時秦王誼漣由旁枝進封其

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慎行堅不奉
詔三疏力爭不得謝病去 張鶴鳴行邊還初廣甯敗

書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盛氣冒廷弼自解給事中劉
弘化首論之坐奪俸御史江秉謙何薦可繼劾竝貶官
廷臣益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蕭良佐
侯震陽熊德陽等交章極論請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
逮石星故事與化貞竝按鶴鳴抵言廷弼憤疆事由故
大學士劉一燝尙書周嘉謨黨庇不令出關所致因詆
言者爲一燝鷹犬且曰祖宗故事大司馬不以封疆蒙
功罪於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御史周宗文亦列其八

罪上不問鶴鳴遷延數月謝病歸 八月庚辰命大學

士孫承宗督師經畧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軍務初

王化貞旣失廣甯關外王城七十二堡悉爲喀喇沁舊作

哈喇慎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畧王在晉與薊

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于八

里鋪設守兵四萬人甯前兵備僉事袁崇煥以爲非策

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詣關門

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甯遠要害與覺華島相犄角

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上許之賜尙方劍御門臨

遣以寵其行承宗旣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

爲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守
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
屯田五千頃軍聲頗振先是承宗督師辟職方主事鹿
善繼爲贊畫薦監軍副使閻鳴泰爲遼東巡撫上皆從
之及至關命善繼治軍儲而以鳴泰無實畧軍事多不
預議鳴泰快快求去承宗旋亦引疾上乃罷鳴泰諭留
承宗以張鳳翼爲巡撫鳳翼怯力主守關議承宗不可
乃復出關抵甯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崇
煥善繼請守甯遠承宗然之議乃定命大壽與工崇煥
及滿桂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上卽命所

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卽妄爲故用文移
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 是月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
事顧秉謙爲禮部尙書代孫慎行也是時魏忠賢用事
以言官數攻之乃謀結外廷諸臣以助己而秉謙與侍
郎魏廣微率先詔附遂有是命 九月甲午朔光宗神
主祔太廟 壬寅御史馮英請設州縣兵按畝供餉從
之 甲寅陝西平涼隆德諸縣及鎮戎平虜諸所馬剛
雙峯諸堡同時地震如翻壤城垣七千九百餘丈屋宇
萬一千八百餘區壓死男婦萬二千餘口 乙卯封皇
弟由檢爲信王諭冊于皇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 停

刑 是月給事中甄淑疏請文武一例殿試自成化中
太監汪直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例不
果行至是淑言武舉中式一百六十人以本等巾服謝
恩職方司會同科道查明年貌勇力伎藝等項注本人
名下十月上旬過堂令各陳所能先期演試卽于是月
望日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尙書侍班皇上欽定
一甲三名授都司僉事二甲三十名授守備三甲百餘
名以次各授出身職方司遇缺便補定限三年選完從
之 以兵部左侍郎董漢儒爲兵部尙書時張鶴鳴罷
歸孫承宗督師在外漢儒前督宣大山西軍務遼陽之

陷簡精卒二千入衛詔褒之是秋以侍郎協理戎政未
上卽有是命時遼地盡亾漢儒請逮治諸降將劉世勛
等二十九人家屬立誅逃將蔡汝賢等報可 冬十月
辛未水西賊犯雲南官軍擊敗之 辛巳官軍復鄒縣
山東賊平時賊精銳悉聚鄒滕間巡撫趙彥欲攻鄒縣
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圍
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
蹙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
僉事來斯行及都司楊國棟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
賊于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

騎走擒之送京師是時于宏志已伏誅東賊四散王好

賢見見鴻儒敗挈家人南走至揚州事露就擒尋論平

賊功趙彥加兵部尙書餘進秩有差復以言官請修復

孟庸命官致祭且恤孟氏子孫 壬午以總兵官魯欽

總理川貴湖廣軍務援貴州先是總兵杜文煥旣復重

慶奢賊遁永甯文煥頓兵不進尋擢總理盡統川貴湖

廣軍文煥度不能制賊遂引病去至是以欽代之 是

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初元標從吾

起用復同官乃共建首善書院于京師御史周宗建董

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爲之記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

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
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爲元標所黜童
蒙乃首劾元標等以講學爲門戶元標疏辨求去上已
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傳旨謂
宋室之亡由于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
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向高亦力爲解且乞同去乃
得溫旨而興治復力攻比元標于山東妖賊元標從吾
遂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
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于前矣謂徐階也元標不能
用至是尊素言果驗元標從吾旣歸羣小擊碎其碑暴

于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院
獨存其後遂爲大西洋厯局云 修撰文震孟上勤政
講學疏畧曰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
乃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曰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
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
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
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
六科則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
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益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
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鵷行豸繡橫

玉腰金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
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
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
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
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
且陛下旣與羣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
帝王宏遠規模于是危如山海而閭臣一出莫挽偷安
之習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動
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
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

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疏入忠賢屏不
卽奏乘上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上于偶人不
殺無以示天下上領之一日講筵畢忠賢傳旨廷杖震
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
鄤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不納震孟
亦不赴調而歸攷異忠賢矯旨杖文震孟明史本傳書
于是年十月證之倪元璐論三案疏言
震孟三月居官呂言獲罪蓋震孟以是年三
月登第其受職當在五六月間今據增入十一月

戊戌山東巡撫趙彥解徐鴻儒等十八人至京師磔鴻
儒于市餘皆伏誅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
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

七月而滅 癸丑以朱燮元總督四川及湖廣荆岳鄖

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川 是月以工部右

侍郎趙南星爲左都御史代鄒元標也南星旣歸名益

高與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光宗卽位起太常少

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遂有是命

十二月己巳貴陽圍解先是城中援絕糧盡初食糠粃

草木敗革繼遂食死人肉後乃食生人至親屬相噉里

居參政潘濶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稷自殺以饗軍其

存者卒誓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能顧而川

貴總督張我續巡撫王三善擁兵不進李樞史永安連

章告急嚴旨督責是月之朔三善大會將士議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輩死法死敵等死耳尙何俟邪遂分兵三路進銜枚疾走進不許退前部斬賊首一人賊眾披靡遂奪龍里城乘勢急擊安邦俊被銃死邦彥駭走遂直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歡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全是役也標永安及提學劉錫元功最多三善卒破賊而我續無寸功乾沒軍資六十萬言官交劾解職聽勘邦彥之陷安順也安順推官徐朝綱署府事賊攻城朝綱督兵民共守土官溫如璋

等開門迎賊朝綱被執賊脅之降不屈索其印罵曰死
賊奴吾頭可斷印不可得賊怒刀斧交下而死其妻聞
之登樓自縊長子婦亟舉火焚舍挈十歲女躍烈燄中
死孫應魁年十六持矛潰圍出城覓其祖遇賊被殺婢
僕從死者十一人同時守土及各衛之先後死事者貴
陽通判楊以成理畢節衛事賊圍貴陽以成具蠟書乞
援于雲南巡撫沈儆烝書發而賊已至戰却之賊來益
衆以成遣吏懷印間道趨省身督吏民拒守會援兵至
賊方夜逃而衛吏阮世爵爲內應城遂陷以成倉皇投
繯賊繫之去乃爲書述賊中情形寘竹筒中遣弟以恭

赴雲南爲賊所覺竝以成殺之家屬死者十三人廣順知州鄭鼎預策邦彥必反上書當事言狀州故無城督民樹柵實以土無何邦彥果反來攻城鼎誓死固守或勸走定番荅以守土之義當與城存亡及賊入與土官金燦端坐堂上竝爲賊所殺婢僕從死者六人吏目胡士統被執亦不屈死貴州副使分巡思石道孫克恕禦賊戰死有虎守其骸不去蠻人嗟異普定衛王明重威清衛邱述堯平壩衛金紹勛壩陽把總簡登龍里故守備劉皐皐子景竝死難而訓導劉三畏賊至不避兀坐齋中見殺時稱龍里三劉云事聞皆贈卹有差

三年春正月己酉以禮部尙書顧秉謙侍郎朱國禎朱廷禧魏廣微俱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魏忠賢首結秉謙廣微一時霍維華孫杰之徒從而附和之遂偕國禎廷禧入閣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微庸劣無恥忠賢得爲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事忠賢儼如奴役 乙卯紅夷據澎湖紅夷卽和蘭國其地在西南海中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時謂之紅毛番萬厯中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呂宋諸國和蘭人就而轉販未敢窺中國也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呂宋和

蘭聞而慕之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澳中人詰問言欲通市貢不敢爲寇當事難之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不敢聞于朝乃遣還有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販久與和蘭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錦乃代爲書移守臣卽俾秀震齎書當事大駭繫秀于獄震不敢入初秀與酋約有成議乃聞而酋不及待卽駕艦抵澎湖錦往偵被獲亦下獄已而議遣二人諭其酋還國且拘震與俱酋觀望不肯去時稅使高案者嗜賄甚隱

遣心腹周之範詣酋說以三萬金餽案卽許貢市酋喜
盟有日矣會總兵施養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
容負膽智大聲論說酋心折乃悔悟令之範還所贈金
止以哆囉噠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餽案乞代奏通市案
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
窮番人乏食始揚帆去然是時佛郎機橫海上紅毛與
爭雄復汎舟東來侵奪臺灣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已
又出據澎湖築城設守漸爲求市計守臣懼禍說以毀
城徙去卽許互市至是果毀其城然據臺灣自若及互
市不成復築澎湖尋犯廈門官軍禦却之濱海郡邑爲

之戒嚴既而巡撫南居益請于朝發兵出擊持數月寇又不退乃大發兵諸軍齊進寇勢窘運米入舟而去獨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如故 貴州官軍進討水西賊副總兵劉超敗績于陸廣河初貴陽圍解賊走渡陸廣河時湖廣廣西四川援兵皆先後至巡撫王三善自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欲因糧于敵乃舉超爲總兵官令渡陸廣趨大方搗安位巢總兵官張彥芳渡鴨池搗安邦彥巢別將都司線補袞統土漢兵各三萬出黃沙渡分三道尅期竝進超等至陸廣連戰皆捷彥芳

部將秦民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邦彥先合奢
崇明及烏撒土舍安效良誘官軍深入至是超渡陸廣
賊薄之獨山土官蒙詔先遁官軍大敗爭渡河超走免
參將楊明楷被執諸將姚旺等二十六人殲焉賊遂攻
破鴨池軍部將覃宏化先逃諸營盡潰彥芳退保威清
惟補袞軍獨全諸苗見大師失利復蠭起土酋何中尉
進據龍里而邦彥復分兵圍青巖斷定番餉道令其黨
宋萬化吳楚漢爲左右翼自將趨貴陽遠近大震 二
月乙酉贈卹鄒縣死難五經博士孟承光爲太僕寺少
卿母孔氏貞淑夫人子宏畧亦贈官

致異詔贈卹孟氏
子孫在去年据下

詔月日也明史本紀系之是年二月及其母子姓名具書之並見關里志中

丙戌太白晝

見是月以南京戶部尙書李長庚爲戶部尙書時汪應蛟致仕也長庚未至旋以憂去踰月以陳大道代之又以待郎盛以宏爲禮部尙書顧秉謙入閣也遣中官刺邊事上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轍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齎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當水旱荒疲之後將領罷邊籌而事逢迎士卒釋戈甲而供使役俱屬未便且山海一城知中使將出將吏憂懼卽今命使已行

無容追議恐後此創爲事例不可不慎也不省御史
周宗建初以薦熊廷弼爲給事中郭鞏所劾鞏知忠賢
故惡宗建因力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建抗疏抉
鞏結納忠賢事至是遂直攻忠賢畧曰臣于去歲指名
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鞏入都嗾以傾
臣并傾諸異己者鞏乃初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
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
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中則劉宏化爲首次及
江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爲首次及江
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旣欲羅諸臣以快

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恨賢即忠是察典不

出于朝廷乃鞏及進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鞏說不

行始別借廷弼欲一弄陷之鞏又因臣論及王安笑臣

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烏

鳶骨投黃犬古今未有之慘也鞏即心暈進忠何至背

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燦周嘉謨楊漣毛士龍輩謂盡安

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出何人傾害則此事即進忠一

大罪案鞏之媚進忠即此可爲證據矣先朝汪直劉瑾

雖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非久即敗今權璫

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以

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陽王紀滿朝薦斥矣鄒元標馮
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鄮逐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弘而
絕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
犯其鋒者臣若尙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內有進忠爲之
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劉朝輩爲典兵示威而
又有鞏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尙忍
言哉疏入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泣上前乞自髡以激
上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侃
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奪俸會給事中劉弘
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進忠鞏輩復力詆諸

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爲兩解之乃嚴旨切責奪鞏宗

建俸三月 三月癸卯朝鮮國人廢其主李璲立其從

子綾陽君倭以昭敬王妃之命權國事令議政府移文

督撫代奏時總兵毛文龍集兵皮島仰給于朝鮮至是

文龍爲之揭報登州巡撫袁可立上言璲果不道宜聽

太妃具奏以待中國更立疏留中未報 甲寅釋江南

罪宗之禁高牆者 丁巳太白復晝見致異明史天文志三月丁巳太

白晝見其二月丙戌三是月孫瑋爲刑部尙書瑋以

編摺實錄增今分書之去年八月召至是始任工部尙書姚思仁罷以倉場侍

郎鍾羽正代之 是春振山東被兵州縣 夏四月庚

申朔京師地震 壬戌釋江西罪宗 己巳大學士朱國祚罷國祚在閣謹慎持大體刑部尙書王紀爲魏忠賢所逐國祚疏救復具揭爭之忠賢不悅至是乞休疏十三上遂許之紀嘗以事忤國祚及其論救人皆稱國祚爲長者 戊子王三善破水西賊于大水塘大敗之時賊將趨貴陽三善亟遣遊擊祁繼祖等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救青巖先後燔賊砦二百餘龍里定番路皆通至是連敗賊焚其積聚數萬賊氣始奪不敢出屯于鴨池陸廣諸要地爲自守計 五月庚子河決睢陽徐邳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陸 辛丑四川官軍復永甯

時朱燮元集將佐議曰我久不得志于賊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撤諸軍攻長甯連破麻塘坎觀音菴青山厓天蓬洞諸砦與秦良玉兵會進攻永甯擊敗奢寅于土地坎追至老軍營涼傘鋪盡焚其營寅被二創遁樊虎亦中鎗死復追敗之橫山入青岡坪抵城下遂拔之禽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紅崖大園官軍蹙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園賊奔入舊蘭州城 壬寅錄囚 是月客魏肆惡慮妃嬪白其罪乃矯旨賜光宗選侍趙氏自盡趙出光宗賜物列于庭西向禮佛痛哭自經幽裕妃張氏于

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匍伏承簷溜飲之而死皇后張氏素嚴正數于上前刺客魏過失是時后有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以計墮之上因此乏嗣又于上郊祀掩殺上所寵馮貴妃左右無敢言者慧妃范氏以客魏讒失寵李成妃爲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成妃故號裕妃飢死預備食物壁間半月不死斥爲宮人攷異后妃傳無月日忠賢傳系之是秋下諡先後事也三編明史據實錄入之是年五月又云以郊祀日掩殺馮貴妃據楊建疏則南郊在十一月今類書之

三編發明曰從來閹寺擅權必結宮闈以自固其間有害及宮闈者亦必藉寵盛之宮闈以肆其毒至客

魏肆惡已稔慮妃嬪白其罪竟敢矯旨殺先朝選侍
浸假而幽裕妃浸假而墮后胎殺貴妃幽成妃宮中
生殺惟所欲爲并不必有所憑藉此實前代所希聞
者熹宗雖童騃至于不能保有妃嬪且不能保其子
而不之覺殊出情理之外奸璫之壞朝政而害忠良
莫甚于有明一代而若此之恣害宮闈作威擅殺卽
明季亦所未有楊漣一疏所爲擢髮數之而痛哭流
涕者此也

六月丁丑南京御史劉之鳳上疏別白孫承宗王象乾

閻鳴泰本末

事見上年

請定去留而撤毛文龍海外軍令居

關內又請罷內操忤忠賢傳旨切責復宣諭廷臣再

讀奏者罪無赦

攷異事見明史之鳳傳特書三年六月今據史稿日分書之

越三年

之鳳方視江防期滿奏報忠賢遂傳中旨奪職 秋七

月辛卯南京大內災 壬辰川貴賊合時奢崇明走蘭

州爲參將羅乾象所攻克偕其子率餘衆走水西龍場

客仲壩倚其女弟奢社輝以守初崇明失永甯卽求救

于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甯朱變元敗走之總

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父子竄深箐維新

偕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搗龍場生

禽崇明妻安氏及弟崇輝 丁酉安南寇廣西巡撫何

士習禦却之 已亥史繼偕致仕 是月光宗實錄成

總裁葉向高等上之

攷異據三垣筆記乃是月十六日今系之七月下爲六年改修張本

工部尙書鍾羽正罷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先是六月間羣奄千餘人請預給工部持之奄人乃蠶擁入署碎公座毆掾吏肆罵而去蓋忌羽正者嗾奄使發難也羽正疏間因求罷詔司禮太監杖謫羣奄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因言今帑藏殫虛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風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獨內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臣奉職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踰

年爲奄黨所劾遂削籍 八月丙寅御史胡良機復請
罷內操不報 壬申恤蔭四川死事諸臣 是月以趙
彥爲兵部尙書王舜鼎爲工部尙書 九月癸巳給事
中陳良訓疏陳防微四事忤魏忠賢因摘其疏中國運
將終語下鎮撫司窮治主使輔臣葉向高揭救至以去
就爭乃奪俸先是給事中章允儒請減上供袍服奄人
激上怒命廷杖亦以向高論救者再乃奪俸一年 是
月詔戶部倉場尙書李宗延回部管事時陳大道罷也
冬十月己巳皇長子生旋殤 乙亥京師地震 己
卯皇次子慈煇生 是月改左都御史趙南星爲吏部

尙書以張問達致仕代之也初南星居憲職慨然以整齊天下爲己任時問達方掌吏部南星與主京察以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在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特著四凶論卒澄汰之天下快甚又巡方者有提薦人材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踵行如故南星復劾奏巡方者始知畏法至是擢長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遇忠賢于朝正色語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各宜努力爲善忠賢嘿然怒形于色

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歎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字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齟南星然當是時葉向高韓爌方輔政南星掌銓而秉憲及科道卿貳之等皆東林正人激揚風議忠賢頗憚之問達厯更大任挺擊紅丸移宮三大案竝經其手持議平允不激不隨然卒以引王之案爲諸黨人所忌歸踰二年爲御史周維持所劾遂削奪 閏月壬寅以皇子生詔赦天下及異史稿皇子生頒詔在十月辛巳誤也明書綸渙志書頒詔于十月十六日而詔中乃云皇子以十月二十二日誕生則頒詔不應在前六日今按閏月壬寅正十六日綸渙志蓋脫閏字今據明史本紀書之

是月貴州巡撫王三善屢破水西賊遂次大方初安邦彥援奢崇明爲四川兵所敗復乘間陷普安時總督楊述中駐沅州畏賊朝命屢趣之始移鎮遠議與三善左而川督朱燮元以永甯旣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于是邦彥益張甚會崇明逃入龍場依邦彥三善議會師進討而述中暨諸將俱以爲不可至是三善排羣議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連敗賊斬前逃將覃弘化以徇賊乃柵漆山日遣遊騎掠樵採者軍中乏食諸將請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賊降諸將乃不敢言三善募壯士逼漆山緋衣綦冠肩輿張蓋自督陣

語將士曰戰不捷此卽吾致身處也旁一山頗峻麾左
軍據其顛賊倉皇拔柵爭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邢彥
狼狽走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繼遂長驅直抵大方是

月刑部尙書孫瑋以吏部尙書掌都察院事代趙南星

也十一月丁巳朔躬祀天于南郊

攷異此躬祀南郊之始故明史去年

不書史稿則直書躬祀今從之

甲戌喀喇沁

卽哈喇慎譯見前

邀賞謀盜邊

參將王楹遇伏死之是月以刑部左侍郎喬允升爲

本部尙書代孫瑋也十二月己丑太白晝見癸巳

命朝鮮李倭暫統國事先是八月間朝鮮王妃金氏復
請封倭禮部尙書林堯俞言朝鮮廢立之事內外諸臣

抒忠發憤有謂宜聲罪致討者有謂勿遽討且受方貢
覈顛末者或謂當責以大義察輿情之向背者或謂當
令係討敵自洗者眾論咸有可采其謂琿實悖德倭討
叛臣以赤心奉朝廷者惟文龍一人耳皇上奉天討逆
扶植綱常此正法也毋亦念彼素稱恭順迥異諸裔則
更遣貞士信臣會同文龍公集臣民再四詢訪勘辨既
明再請聖斷報可至是禮部復上言臣前同兵部移咨
登撫并劄毛帥遣官往勘今據申送彼國公結十二道
自宗室至八道臣民共稱倭爲恭順且彼之陪臣相率
哀籲謂當此危急之秋必須君國之主乞先頒敕諭令

倭統理國事仍令發兵索賦同文龍設伏出奇俟漸有次第始遣重臣往正封典庶幾字小之中不失固圉之道從之致異明史本紀是年十二月封李倭朝鮮國王月則命曹理國事也今據朝鮮傳 戊戌京師地又震 丁未南京鳳

陽蘇松淮揚泗滁同日地震 己酉并薊遼總督于經畧從大學士孫承宗之請也先是王楹之死爲西部朗素所殺承宗怒欲遣兵勦之總督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縛逃人爲殺楹者以獻而增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而象乾以憂去承宗患主欵者撓已權言督師總督可勿兼設請罷己不可則弗推總督竝請以遼撫移駐

甯遠從之而遼撫張鳳翼謂置己死地也于是益銜承宗 庚戌以魏忠賢提督東廠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廠衛緝事亦漸稀簡詔獄至生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廠事車馬儀衛僭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掌衛事許顯純爲鎮撫理刑羅織鍛鍊嚴刑慘酷廠衛之毒至此而極又請括天下藏庫輸之京師閣臣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妖賊之亂將何以應不納 是冬王三善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僭母奢社輝走火灼堡安邦彥竄織金先所陷將楊明楷乃得還位寤遣使詣楊述中請降述中令

縛崇明父子自贖三善責并獻邦彥往返之間賊得用計爲備三善以賊方平議郡縣其地諸苗及土司咸惴恐益合于邦彥三善先約四川總兵李維新滅賊以餉之辭三善左次大方久之食盡述中弗爲援不得已乃議退師以太常少卿楊漣爲左僉都御史漣以二年召還不次遷擢明年春遂拜左副都御史